

刘秀大传

东汉开国风云录

夜起听花落 著 【下】

**史上唯一双料帝王：
是开国皇帝，也是中兴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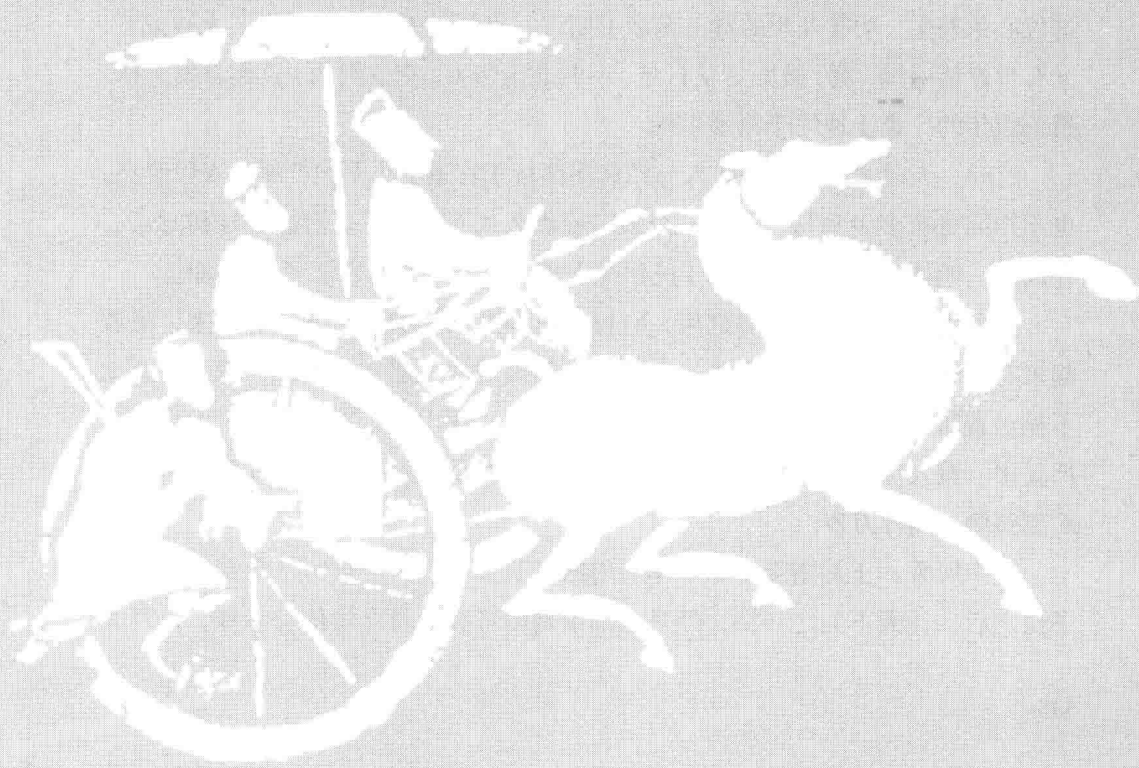
他起于微末，却赢得天下、兄弟和爱人！
没有人比他的人生更成功了！

刘秀 大传

东汉开国风云录

夜起听花落 著 【下】

第三卷
逐鹿中原



第三十三章 光武入主洛阳宫，更始兵败降赤眉

建武元年七月，一望无际的河内平原绿意盎然。虽已入夏，正是一年中燥热时节，可原野中仍不乏操持农务之人。早晨的阳光已有些灼人，百姓虽累得汗流浹背，却依然干得兴致勃勃。

自去年萧王刘秀平定王朗叛乱后，又逐次剿灭游走寇略河北郡县的诸部兵马。一时间，河北战乱稍定，百姓暂无倒悬之苦，荒芜许久的田地也渐渐开始有人耕作起来，至少再也无须为战火所扰而颗粒无收了。河内郡守大人寇恂又善理政，多有鼓励耕织修渠通水之举，使得百姓耕作愈发便利。

前不久，萧王命从天授的谶言沸沸扬扬传遍了河北大地，百姓士族无不对这位心系苍生、功震九州的贤王充满了期许。直到萧王登基于高邑，大赦天下，又有旨意传遍幽、冀，鼓励垦荒自足，一时北至边塞，南到河内，百姓自发劳作，萧条数年的广袤土地终于再现生机。

这时，天地之间，有一队人马浩浩荡荡行于官道上，军纪严明、衣甲鲜亮，也不知究竟有多少兵马，行了一个多时辰仍久久不见其尾。沿途百姓初时还心存戒惧，四处藏匿，后见军队于民秋毫无犯，渐渐有人壮着胆子上前细瞧。

只见走过数队步卒轻骑之后，有仪仗车马在大军护持之下徐徐走来，虽看起来有些精简节制，还是有见过世面之人瞧出端倪。那金瓜斧钺、麾节旌旗无不显示着所拥之人显赫的身份。待仪仗走过，一辆六骏车驾在虎贲护卫之下庄严驶来。有人惊呼：“此乃天子车驾！”慌乱中跪倒便拜。众人方才醒悟，成片跪倒路侧，高呼万岁。

车中所乘，正是刚刚登基回军河内的光武皇帝刘秀。自听从众将之言即天子位之后，让天下为之一振，经月余细细斟酌考究，对众将依功封拜。以刘秀

之意，三公的任命关系国家命脉，不可丝毫马虎，绝不能似先前几个伪朝那般，随皇帝亲疏远近妄自封拜。大司马之职至关重要，德高望重兼战功卓著方可胜任。疆华所献《赤伏符》讖言所记，平狄将军孙咸可行此职，然此将虽略有战功，却远不及他人，实难服众心，稳妥起见，遂诏诸将公推，乃属意吴汉、景丹二人。吴汉起渔阳、平北乱，破邯郸、收北兵，灭铜马、逐青犊，杀谢躬、扫尤来，功绩斐然，可谓实至名归。景丹虽稍有不及，可出于上谷，德高望重，乃耿况亲信。耿氏一门功绩自不必多说，若非耿况镇守上谷而少有随军征伐，这大司马一职非耿况莫属，其子耿弇年纪尚轻，实难服众心，还须多多历练，故暂不予考虑，若再薄待景丹，即便耿况不以为意，可置上谷兵马脸面于何地？遂命查阅经典，依旧制，大司马与骠骑大将军相兼也，遂定吴汉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以示公允。而大司徒一职，刘秀早已心有所属。邓禹虽然年纪不大，可谋定千里、举荐贤才，无出其右，就看现今军中，有多少人受邓禹所举而得刘秀重用？贾复、陈俊、杜茂由邓禹推荐，勇冠三军；吴汉受邓禹推荐，独刺苗曾，尽收北兵；寇恂受邓禹推荐，恪守河内，使大军无后顾之忧。这大司徒一职邓禹当之无愧。只是对大司空，刘秀又有些为难了。冯异之功不弱于邓禹，岂能薄待？本来以疆华讖言所载，大司马、大司空都有应数，自己以《赤伏符》为登基正名，可这大司马自己已不从卜算，若大司空仍不用讖言，岂不是自相矛盾，受天下猜疑？冯异知悉刘秀所困，悄然入拜，劝刘秀从符命，以使天下信服。“王梁主卫作玄武”，玄武水神徙于野王县，主水土之事，同于司空之职，野王令王梁功绩虽逊于诸将，可符命有言，那便莫要再行更改，待时局稍定，再以能者替之便是，至于冯异自己，坚辞刘秀所命，只愿追随萧王以伸生平之志，高官厚禄视若浮云，还请萧王勿以为念。

刘秀遂拜吴汉为大司马封舞阳侯；邓禹为大司徒封酈侯；王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景丹为骠骑大将军；邳彤为太常，封灵寿侯，行大司空事；耿纯为前将军，封高阳侯；朱佑为建义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岑彭为廷尉，封归德侯，行大将军事；贾复为执金吾，封冠军侯；盖延为虎牙将军；坚谭为扬化将军，封滎强侯；马武、臧宫、傅俊为侍中，马成为护军都尉。另加铫期安成侯，杜茂乐乡侯，任光阿陵侯，邓晨房子侯，其余功将官职皆如前所拜。

初建的朝廷渐渐走向正轨，不少名士，皆弃更始所封官职，或受光武征辟或毛遂自荐，投效河北朝廷，便是当世大儒伏湛、卓茂都来到刘秀朝堂。当年

游学长安时，刘秀数听伏湛讲诗太学，受益匪浅，那时只能远远挤于堂外遥听其言，今日竟能征其入朝，共治天下，刘秀欣喜之情形于言表。而卓茂德行名冠天下，以儒术举为莽朝侍郎，迁密县县令，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境内，及更始立，以为侍中祭酒，更始政乱乃乞骸骨归乡，得光武征辟立即前往拜见。伏湛、卓茂从召，预示着天下士大夫对刘秀的认可，刘秀又怎会薄待，拜伏湛为尚书，使典定旧制，又因邓禹出征关中，虽受大司徒之职却难在朝中行大司徒之权，遂加拜伏湛为司徒司直，行大司徒事。另拜卓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两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又以其长子卓戎为太中大夫，次子卓崇为郎中，给事黄门。对两人封赏不可谓不厚，有他们为楷模，河北朝廷吸纳收拢天下贤才树下了大旗。

现今赤眉为祸关中，长安危在旦夕，虽有邓禹攻占河东，可长安对刘秀来说还是鞭长莫及。当初南入河内剿灭青犊之时，刘秀有意袭取洛阳，只是苦于河北未平，不敢南下争锋，如今诸敌荡灭，后顾之忧已解，而朱鲋先败于赤眉，再败于冯异、寇恂，洛阳兵马疲敝，人人自危，正是南取洛阳以为帝本的绝佳良机。可一想东方之事，刘秀便又不敢轻易南征了。

齐地张步、东海董宪，趁着赤眉西侵之机，抢占青州、徐州，相与连接，实力雄厚。而梁王刘永无战乱，故而发展迅猛，不容忽视，又有其先祖名望，对河南影响颇大，更与张步、董宪暧昧不清，若自己征伐洛阳之时，三人于背后暗下黑手，当真要让刘秀再陷险境了。更何况洛阳乃天下东都，城高池深，即便朱鲋兵弱，想必也绝不会轻易破城，旷日持久，还要谨防东方生变。而河内郡以北有更始大将军尚书仆射鲍永独霸并州，刘秀遣谏议大夫储大伯往并州征辟鲍永，不但未能应从，反而收系下狱，也让刘秀深感不安。深思许久，乃拜耿弇为帅，与景丹、陈俊领兵五千，东击敖仓厌新兵，占据五杜津以备荥阳以东，又遣宗正刘延领兵五千北入天井关，助王梁共御并州。这才以大司马吴汉为帅，领建议大将军朱佑、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谭等十一将先渡河南，进围洛阳。

出征之际，河内太守寇恂数固请从征伐，光武只是以河内任重而不允。原来自寇恂牧守河内后，将河内治理成乱世中一片桃源，为刘秀增兵补粮，不可谓不用心。然而河内乃是光武根本所在，寇恂忧心独守重地而遭忌惮，故而连

番请战。刘秀自然知晓寇恂心中所想，淡然一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寇恂未免太过谨小慎微，遂驳回寇恂从征之请，仍留其于河内驻守。寇恂乃遣兄子寇张、外甥谷崇将突骑，请为光武先锋。刘秀也便不再推辞寇恂一番心意，皆以为偏将军，留于中军伴驾。

八月，刘秀领大军进幸河阳，御驾亲征。

当兵强马壮的河北雄师尽围洛阳城后，本就数败于冯异、寇恂手下的绿林兵将恐慌不已。看着幽州突骑杀气腾腾耀武扬威，精锐步卒军容威严气势如虹，再听战鼓号角隆隆低鸣，喊杀之声气冲云霄，城中守军早已心惊胆战。

廩丘王田立驻守城东，哪曾见过这等阵势，吓得六神无主，暗中投书于扬化将军坚谭，欲开东门以迎汉军。建义大将军朱佑得信，与坚谭领军杀入城中。绿林兵马初时恐惧逃散，不敢与之争锋，朱佑、坚谭一路畅通无阻，直到与朱鲋精锐相遇，一时难以再进，遂在武库大院激战其中。两将自日出杀至旦食，仅剩不足千人，绿林兵亦是死伤无数。然而城门早已被朱鲋抢先紧闭，再难有汉军驰援，破城已然无望，两将只得趁着绿林兵心存畏惧，奋死杀出城外。

朱佑、坚谭于鬼门关走了一遭，虽折了不少兵马，却打出了汉军气势。经朱佑、坚谭这般一闹，朱鲋心有余悸。田立如此无能之辈，只因受更始亲近而被封王，临阵投敌险些酿成大祸，气得朱鲋暗骂刘玄用人失察。可大敌当前，只能强作精神，将亲卫尽数编排到各营督率士卒，凡稍有怯战、退逃、降敌苗头之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在此恐怖气氛之中，绿林兵卒才畏畏缩缩重新布防，毕竟败于汉兵还远不可知，但朱鲋的催命屠刀就在眼前滴着鲜血。

望着洛阳壁垒，刘秀一时有些无奈，好在对此战准备充分，提早赶制了大量攻城器具，既然不能速胜，那便按部就班慢慢磨着守军意志。这时，独霸颍川的“厌新将军”刘茂，听闻刘秀即皇帝位并已南下合围洛阳，再也坐不稳当。刘茂本就钦佩刘缤，而伯升屈死，今有其弟成就大事，忙引部众十万举地归降，更奉上兵权请皇帝处置。这刘茂是刘秀族叔刘歙堂弟，论辈分刘秀还要称其一声堂叔，只是并无深交，今能得其相助倒也真是意外至极。刘秀乃封刘茂为中山王，伴于帝侧，其部十万兵马中挑选精勇之士分派各部，老弱迁往河内妥善安置，补充人丁。只是仍有不少部众不愿归往光武朝廷受人节制，又失了刘茂统率，趁乱逃出军中，流亡颍川各地，继续称王称霸。刘秀忙于眼前洛阳之事，也只能暂且听之任之。

颍川一开，南阳近在眼前，如今自己承继大位，统御一方，也该把阴丽华接来身边相濡以沫了。遂拜颍川旧将傅俊为使，持节回入南阳，一为奉迎阴丽华北上洛阳，二来并征屯于南阳的旧友刘赐、王常、李通、阴识众卿。当年众人与自己同甘共苦，也是时候召回良友共谋大业了。

就在刘秀围攻洛阳之际，刘玄的皇位终于难以保全。

昔日强盛的更始王朝，不足三载，便由盛转衰。四十多万绿林精兵在与赤眉和邓禹两路强敌的血战中，仅剩不足二十万疲兵退守长安。刘玄有心传檄天下招兵勤王，可又有谁会来救自己脱于水火？梁王刘永在梁地已拥兵十万，而自己一手栽培的郾王尹尊勇冠三军，可两人在赤眉西进之时便装聋作哑，任由赤眉畅通无阻，怎会在此刻良心发现？刘赐、刘嘉、王常、李通早被自己分割权柄，又与诸敌交锋数月，哪还有兵回救长安？刘秀？呵呵！更是提都别提，能在此刻不落井下石都要谢谢他敦厚本分了！刘玄环顾四周，惊恐地发现，自己竟早已是众叛亲离。左思右想，隗嚣西凉尚有十万可战之兵，有心调其军马入京护卫，可又怕隗嚣势大，难以驾驭，狐疑之中对隗嚣又生出不少戒惧之心。

无奈之中，刘玄只得遣王匡、陈牧、成丹从城中为数不多的守军中选出可战之兵数万进驻新丰，与赵萌一同御敌，另遣李松领兵两万屯于擗城，与新丰遥相呼应，再遣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为统帅，也不管良莠老弱，胡乱凑得十万兵马屯于衙县，以震慑邓禹。

刘玄幻想着众将必可击退赤眉诸部，却不知祸根已在长安城中悄然萌发。张卯自败于邓禹之手逃归长安后，听闻赤眉另立汉帝的消息之后，直为荣华富贵忧心不已，暗中奔走于廖湛府邸，又拉上皇帝近臣申屠建、胡殷，欲掳掠长安财货，胁迫更始皇帝东归南阳，收拢宛王刘赐众人兵马以固守旧地。为保万无一失，又拉拢御史大夫隗嚣，欲于立秋之日皇帝东郊祭祀时起事。

隗嚣面上对更始皇帝忠贞不移，实则城府极深，先前借汉帝之手除去隗崔、隗义两个叔父，为自己独领西凉兵马扫去障碍。后知刘秀登基称帝，又劝说更始归权于刘秀叔父刘良以投河北，看似深明大义，实为复保自己富贵。却被刘玄狠狠申伤一番，隗嚣自然不满。听闻张卯几人计谋，不由得心中窃喜。若张卯几人事成，待刘玄退往南阳，则长安无主，岂不是自己领西凉旧部东侵关中的绝佳时机？赤眉诸部看似声势浩大，然而征战经年早已疲惫，相较之下，

十万西凉精锐骁勇善战，休养许久，哪会将赤眉那些人马放在眼里？容自己占据长安，讨平赤眉，北退邓禹，天下唾手可得。隗嚣内心兴奋不已，面上却不动声色，愿从张卯四将之计。

只是隔墙有耳，阴谋外泄，刘玄遂诏五人入宫面圣。隗嚣嗅出杀机，早早奔回凉州，张卯、廖湛、胡殷得知隗嚣遁逃，遂杀出宫外，召集兵马，劫掠东西两市，搅得长安大乱。唯独申屠建自以为皇帝亲信，独留省中请罪，死于乱刀之下。

刘玄集结宫中卫士，亲领兵马擒拿叛逆，却惨败于张卯众将，只得回入内宫抢出赵、韩两位夫人和三个幼子，引车骑百余，逃出长安，投奔驻守新丰的国丈右大司马赵萌。

有了赵萌大军护驾，刘玄方才从惊慌中缓过神来。猛然想起王匡、成丹、陈牧亦驻扎新丰，三将与张卯、廖湛同为绿林一脉，难保未与张卯合谋，稍缓过神，即刻传召三将面圣，欲先下手为强，除去隐患。三人尚未得知张卯为祸长安之事，只当是皇帝出巡亲查新丰御敌之事。王匡忙于整饬军务，使陈牧、成丹先往拜见。

陈、成两将刚入府中，还未喊出一个“万岁”，便被斩杀。听闻此言，王匡惊惧不已，张卯行此大逆之举，事先竟毫不知会自己，生生将自己置于皇帝砧板之上，当真可恼。又一想，赵萌久屯新丰，根深蒂固，若强起争执，自己必然死无葬身之地。趁着皇帝还未领兵杀来，王匡调集部众，头也不回奔往长安，搁下对张卯的诸多不满，与其合兵保全性命。

走脱了王匡，刘玄暴跳如雷，速召李松领军合兵新丰，也不顾身后赤眉兵马，必先诛灭王匡、张卯诸家叛逆，以解心头之恨。赵萌、李松所领汉兵未能战死在抵御外寇的战场上，只能用血肉之躯一遍遍冲击着长安城厚重的城墙，无数铮铮男儿含恨倒在昔日袍泽手中，热血深深浇灌着曾经令他们引以为荣的天下国都。

樊崇听闻长安之事，乐得不着边际，还未待赤眉进军，更始朝廷已乱得一塌糊涂，哪还用自己多费手脚？遂与诸部进屯于高陵，一旁冷眼观望，只待长安战事结束便来收取渔利。

邓禹也未让刘玄轻松，遣冯愔、耿訢领军五千渡汾阴河击衙县，一战克定，公乘歿死于乱军之中，其众散尽。关中士族百姓多有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听

闻河东有光武皇帝大司徒邓禹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举家渡河避难，邓禹弃车不乘，步行往来探访，父老童稚、垂发戴白莫不感悦，深谢光武皇恩。投于邓禹的百姓日以千数，众号百万，使得邓禹声势愈发庞大，于是名震关西。

月余之后，刘玄终于如愿以偿攻破长安，王匡、张卯众将败逃出城，降于赤眉。对王匡、张卯、廖湛、胡殷的到来，樊崇狂喜不已，此四人皆是更始朝廷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如今向赤眉称臣，也方便赤眉收拢绿林兵马以为己用，故好生接纳，复以王爵嘉奖。又由四人残兵引路，倾尽赤眉三十万精锐杀奔长安。

刘玄时至此日，还意淫着复主京师乃是上天眷顾，预示自己必可重掌天下。听闻赤眉攻来，昏乱中强令李松统率万余东拼西凑的残兵败将出城迎击赤眉，幻想着苍天庇佑，李松必可大破诸贼，高奏凯歌。

然而李松一触即溃，为赤眉生擒，五花大绑，押送于长安城下。城门校尉李汎乃是李松亲弟，哪还有勇气领兵抗敌，将宛城李氏脸面丢得一干二净，未射一箭，开门迎赤眉入城。

长安就此陷落。李松、李汎如死狗一般被争抢入城的赤眉兵将挤翻在长安门前，躲闪不及，在人踩马踏之中结束了肮脏又卑微的一生。

长安陷落的消息传入光武皇帝行辕，刘秀心情甚为复杂。一者赤眉攻破西都，预示着更始朝廷彻底烟消云散，这个由大哥刘缤亲手打造又死于其手的朝廷自此土崩瓦解，一个如此强大的王朝仅仅三年便已败落至此，留给了刘秀太多启示。二者赤眉虽为贼寇，如今抢先夺得西都，而洛阳久攻不克，自己已然落在了下风，还当尽快攻破洛阳才好。只是由朱鲋死守的东都，如铁齿猛兽一般已吞没了近万名大汉勇士，如此下去，恐非长久之计。

这时，廷尉岑彭主动请缨，愿往洛阳说服朱鲋投诚。刘秀听闻岑彭之意，眉头一蹙。朱鲋不似吕植、田立，自有一身傲骨，恐怕没那般容易说动，更何况与自己有杀兄之仇，此乃两人间早已铸就的隔阂，就算自己忍得下这口怒气，放下对朱鲋的恨意，那朱鲋又能否相信自己的诚意呢？若朱鲋执意不降，岑彭岂不是往刀口上送？可如果岑彭当真可以劝说朱鲋开门迎汉，不但可以尽快结束此中战事以抽兵他处，更可以保护洛阳宫室城池不毁，得全天下根基命脉无损。刘秀对岑彭之请犹豫再三，终是同意岑彭之谋。

朱鲋立于城头萧瑟的凉风之中，饶是九月的骄阳，也晒不去洛阳从内而外

透出的悲凉。刘秀军围困洛阳已有月余，虽然至今未能踏上城头，可守军早已伤亡惨重。尤其是被抓的壮丁疏于训练，在城内搬运军需做些粗役还行，可要指望他们在战事吃紧时登上城墙御敌，多是有去无回，九死一生。那通往城头的阶梯分明就是幽幽黄泉斜路，此种情形之下，还哪有人敢上城助防？在军士皮鞭猛抽之下，连哭带求毫无用处，只能壮胆上墙一试，可也多是能躲便躲，能藏便藏，使得城头防御渐渐松懈下来。为了补充人手，朱鲋将城中十五岁以上的少年尽皆强征入营，后来再无丁可抓，连妇女都被裹来充数了。此种打法完全没有来日可言，分明就是鱼死网破的阵势，好在城中粮草尚且充裕，暂无断粮之忧，可朱鲋也明白，事已至此，绝无胜算，就连为何而战都有些茫然了。

正愣神的工夫，城外传来金鸣之声，强攻城池的刘秀军听闻之后，秩序井然退后。朱鲋暗叹刘秀兵马训练有素，这段时间昼夜攻城，毫不给自己喘息之机，正奇怪这才方过午时，为何便已早早退去？朱鲋传令全军戒备，不可懈怠，以防刘秀军诡计，就见刘秀营中款款走来一人，待看清楚，朱鲋一阵苦笑。城下之人，不正是曾经自己麾下最为任重的校尉岑君然吗？听闻岑彭早已归降刘秀，此时来见自己，其劝降之意不言而喻。朱鲋冷哼一声，倒要看看你岑君然有副怎样的好口舌。

还未待岑彭开口，朱鲋高声讥讽道：“来者莫非是三降败将岑君然？闻听岑将军贵为刘秀廷尉，当真是富贵动人心，也难怪岑将军数易恩主，人之常情，不足为奇！”岑彭本为莽朝棘阳令，死守宛城半年而降刘缤，待伯升薨逝，乃归朱鲋军中，后河内陷落再降刘秀，朱鲋以此旧事挖苦岑彭失节，拒人于千里之外，抵触之意显而易见。

岑彭面不改色，深深一拜：“大司马别来无恙！”

朱鲋冷冷说道：“本官逍遥得很，不劳岑将军牵挂。”

岑彭对朱鲋句句带刺不以为意，说道：“彭往昔为大司马校尉，执鞭侍从，蒙举荐拔擢，常思报恩之心。今日相拜，乃有一事告于大司马，也好使大司马知晓城外之事。”朱鲋只当岑彭这便要劝降，却听岑彭说道：“今有关中军报传回，王匡、张卬、廖湛、申屠建、胡殷五王谋逆反叛，与更始相与攻伐，王匡等败投赤眉，甘为引路先锋，先败李松，再破长安，赤眉攻入国都，京师易主，更始生死不明，不知所终。”

朱鲋听罢，心中一凉，虽说早已对关中的局势心知肚明，赤眉、邓禹入关

之后，连战连捷，长安败落乃迟早之事，可亲耳听闻后，仍是有些伤痛，有心斥责岑彭胡言乱语，扰乱军心，却明知岑彭无须在此事上诓骗自己，竟一时无言反驳。

就听岑彭在城下接着说道：“吾皇首起义兵，丰功伟绩自不必说，想必大司马理应知晓其中之事。今受命于天，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天下十州已据其二，文成武就，恩德遍布，百姓归心，贤俊云集，亲率大军，来攻洛阳。更始在时，大司马守城顽抗乃各为其主，无可厚非，今赤眉占据关中，大司马所保之主已失天下，而吾皇实为百年不遇明主，大司马非是庸人，岂不知良禽择木而栖之理？又何苦死守城池，做困兽之斗？一旦败落，终为人耻笑，一世英名销毁殆尽！”

朱鲋怎会不懂岑彭所说之理，可与刘秀有杀兄大仇，刘秀岂会不恨？前些时日，自己偶得李轶暗中勾结冯异书信，遂遣刺客将李轶诛杀，事后细细回想，显然是中了刘秀借刀杀人之计，李轶虽非刘秀亲手操刀，其死却与刘秀有脱不开的干系，想必刘秀对自己这个主谋更是恨得咬牙切齿，正磨刀霍霍等自己人头祭奠刘缙亡灵呢！可长安陷落，洛阳再无可救之兵，陷落不过早晚之事。待洛阳一破，便是自己受辱之时。降与不降？朱鲋左右为难，可此言又不好在城头呼喝告于岑彭，以免求和不成，徒自折毁军心，遂命军士以绳索系一木筐垂于城下，喊道：“君然若真心言和，可敢攀上城头一叙？”

岑彭淡然一笑，从容附索而上。

朱鲋看着岑彭毫不迟疑，心中稍安。朱鲋深知岑彭之才，刘秀也是识货之人，拜岑彭为廷尉这九卿高官，可见刘秀对岑彭的看重。既然岑彭为刘秀招降自己，其言行足可代表刘秀心意。此种情况下，岑彭坦然入城，相信刘秀对收纳自己尚有一丝诚意。

岑彭得见朱鲋，拜道：“更始外宽而内忌，功高不赏，获罪必罚，任用亲信，多为奸佞，人心离散，破败使然。岑某听闻更始分封异姓，独大司马力谏相劝，如此为国为家贤士，观更始朝堂，又有几人？更始有如此良臣而不用，反遣东去远离庙堂，比干剖心谓为如此。岑某深为大司马不值。不若且从岑某之言，共效命于吾皇，方成万世之功。望大司马莫要迟疑！”

朱鲋一叹：“非是朱某不识时务，若更始皇帝尚在，朱某必当死而后已，然今长安已破，朱某也算尽了本分。只是君然应该听闻昔日宛城之事。大司徒刘

缤被害时，朱某与李轶同谋，又谏更始不可遣光武皇帝徇镇河北，朱某与光武皇帝有此中纠葛，想必也难相容，还望君然见谅！”

朱鲔有此顾虑倒也人之常情，岑彭遂劝道：“大司马切莫忧心，容岑某表于吾皇，吾皇胸似大海，必不慢待！”

得知朱鲔顾虑，刘秀心中了然。其实刘秀何尝不欲将其千刀万剐解心头之恨，可现在自己已是九五之尊，不再是往日那个只有复仇怒火的小子了。若想报仇，可以！强令大军继续强攻，待城破之日，朱鲔便可任由自己处置。可刘秀实不愿不惜伤亡只顾夺城，须知巨鹿一役葬送了多少河北男儿，半年平叛又牺牲了多少无辜性命。若那时自己便爱惜兵力，也不至于攻破邯郸之后十数万大军仅存不足四万，到征剿铜马之时，兵力捉襟见肘，不得不借助谢躬才得一时之胜。放下心中的仇恨，刘秀笑道：“夫建大事者不计小怨，朱鲔但若归降，复其官爵尚难表其功绩，又怎会以旧事加罪？”

遂与岑彭共来城下，遥指黄河为誓：“今日朕以黄河为誓，但若朱将军深明大义开城归降，上顺苍天之命，下应军民之心，朕必厚报朱将军功绩，从一而终，绝不以宛城之事怪罪。但若违背此言，天人共怒！”

起誓对于小人来说无异于一纸空文，可对刘秀这种重信义、惜声名之人来说，绝对是有约束力的。朱鲔虽惧刘秀之心，可刘秀在众人面前起誓，相信自己至少不会为了生死而恐惧不安了，即于城头许降，负荆请罪投往刘秀营中。刘秀大喜，亲解其缚，相谈甚欢，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留于朝堂伴驾左右。

刘秀终于入主洛阳，天子之名愈发实至名归。

新兴的王朝朝气蓬勃，刘秀还未平复心中的激动，喜事便又接二连三传来。傅俊受刘秀所托前往南阳月余，终于有了回应。

傅俊不但安全护送阴丽华回到身边，更征辟王常、李通、刘赐、阴识、邓奉一千旧识入朝参拜。

刘秀与阴丽华新婚宴尔之际分别，足有一年多未见，久受离别之苦，心如刀割一般，好在有邓奉与阴识兄弟相护，丽华安然无恙，终于能在今日团聚，竟一时语塞，四目相对，泪眼婆娑。阴丽华初时也恼刘秀久无音信，只字都未捎回，又听闻刘秀已在河北另结姻缘，连儿子都有了，阴丽华心中悲苦，甚至觉得刘秀有些薄情寡义了。可后来听傅俊沿途所说刘秀被更始囚困洛阳之事，又谈河北征战之危，丽华也便慢慢平息了心中的怒意。毕竟丽华本是性情贤淑

善良之人，也理解了夫君的难处，对刘秀的不满渐渐被长久以来的思念所代替。刘秀好生安抚丽华，遂与其回入内宫，亲选最为宽敞奢华的宫室为丽华寝殿，并封贵人，以弥补心中无限的亏欠。

安顿好丽华，刘秀方回前殿，对久别的故友，刘秀有太多的感激。刘赐数有周旋，助自己脱离洛阳囚笼，王常暗中维护，更遣臧宫保护自己安然无虞，邓奉久驻新野护全丽华安危，而最让刘秀感激的，还是李通在自己最为失意时迎娶孤苦的小妹伯姬并照顾长姐刘黄以及大哥遗孀的一番深情。刘秀乃拜李通为卫尉，拜王常为左曹封山桑侯，封刘赐慎侯，拜邓奉为破虏将军，拜阴识为骑都尉封阴乡侯，另封长姐刘黄为湖阳公主，小妹伯姬为宁平公主，再追封二姐刘元为新野节义长公主，并以邓晨长子邓汎为吴房侯，以奉二姐之祀。

经与众人一番长谈，如今荆州已是另一番模样，各路人马占据城池称王称霸，尤其这秦丰自汉军起兵南阳抗击莽朝之时，便已在南郡举兵，只因有柱天都部与绿林所合汉军与王莽大军苦斗，秦丰遂得以在后面闷头壮大，此时已略县十二，拥兵十万，自称楚黎王，建都黎丘。而夷陵田戎亦有数万兵勇，甚至还裹挟不少南越蛮夷效其军中，除此之外，杏城张邯等小割据，兵马多少不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这些地头蛇相互勾结，俨然已把荆州当成了自家庭院。李通镇守荆州时就被他们压制得抬不起头，若非李通乃是更始朝廷封王，秦丰众将尚未敢与更始朝廷撕破面皮，怕也早已被他们瓜分干净了。若再对荆州不管不顾，只怕这些人终是大患。先前刘茂降入朝廷，颍川道路已开，还当早早扫清这些势力才好，遂拜廷尉岑彭为帅，领威虏将军冯骏、都尉田鸿、领军李玄众将，统精兵三万，先行南征。

岑彭大军开拔未过数日，有宋弘、张湛、丁恭等关中名儒受光武征召来洛阳朝拜。宋弘乃京兆长安人氏，少而温顺，名誉关中，曾官拜侍中，王莽时征为共工。待赤眉入长安，听闻宋弘之名，遣使强征入朝，好为赤眉朝廷装点门楣。然而说是使者拜见以礼相邀，实则与武夫绑票一般无二，一群凶神恶煞的兵丁闯入府中，连推带搯就将宋弘押去皇宫。宋弘被逼无奈，明知赤眉难以成事，怎肯俯首称臣，行至渭桥，趁赤眉兵一不留神，翻身自投河中。赤眉兵不熟地形，只道宋弘已被河水卷走，哪知宋弘水性颇善，隐于沟渠为其家人救出，因而佯死得脱贼手。长安已然待不下去，得到光武诏书，宋弘知刘秀贤名，乃领家人间行出关，东向洛阳。宋弘一走，引得关中不少名门望族悄悄随行，张

湛、丁恭等士人便一同来到了东都。

众人都是饱学儒士，刘秀岂会薄待，遂拜宋弘为太中大夫，张湛为左冯翊，丁恭为博士，命宋弘领众人修典礼，设条教，使政化大行。宋弘才学得施展，心中甚喜，又向光武举荐桓谭、扬雄、刘向等人，光武皆颁诏书遣使征召入朝。

洛阳朝廷一片欣欣向荣，更始朝廷却是另一番模样。及长安城破，刘玄倒也逃命有术，还未待樊崇诸将杀进皇宫，便早早携了赵、韩二位夫人，抱了三个幼子，自厨城门逃出长安城，仅数百骑士沿途护卫。

赤眉攻破京师，喜出望外，装模作样大赦天下以买人心。天牢中放出一人，竟是赤眉所立皇帝刘盆子兄长刘恭。当年赤眉洛阳东逃时，并未知会刘恭，以致其滞留于更始朝廷，众将本以为刘恭是被刘玄迁怒而遭押禁，一问方知，刘玄整日忙于玩乐，后又被战事所扰，根本无暇理会刘恭，而刘恭听闻自家兄弟僭越称帝，羞于其行，为向刘玄表态忠心，乃自系狱中。赤眉众将直笑刘恭痴傻，当真榆木脑袋，刘玄都已不知所终，他这般忠心又给谁看？今刘盆子即天子位，还是攀龙附凤以享富贵才是正途。刘恭出了监牢，不理睬众将的嘲讽，只念刘玄恩遇，不愿受刘盆子所封高官，悄悄出城找寻更始皇帝。

更始自出了长安，止于高陵驿舍休养，右辅都尉严本恐失更始而被赤眉所诛，领兵来此，名为屯兵护卫，实则软禁刘玄以视时而动，若赤眉强势，便要绑缚刘玄往长安请功了。刘恭好不容易找到更始皇帝，就见刘玄早已没有了以往的威仪，仅有数百虎贲护在身旁以防严本暗下辣手，又恐严本下毒也不敢用其所献酒食，只能从周遭百姓手中抢来一些粗食充饥。刘恭不顾更始喝骂，小心侍奉一旁，刘玄骂归骂，可赤眉占了长安，也不敢将刘恭杀头泄愤，只能留在身旁以备不时之需。

未过多久，赤眉知更始尚在，乃下书传于关中：“刘圣公如若归降，封长沙王，限期二十日，超出时日生死不论！”

刘玄自知难逃赤眉追捕，而严本又在身边心怀叵测，乃以刘恭为使向樊崇乞降。

刘恭未敢直接去拜见樊崇，只因昔日属谢禄麾下，多少有点香火之情，遂先往谢禄府邸以求相助。可谢禄乃是认钱不认人的主，如何正眼瞧得上刘恭这个所谓的皇帝兄长？然刘恭东拉西扯，言善待亡国之主乃贤人所为，必为青史长载，万人敬仰。谢躬一草莽之徒，只因赤眉入关方得以窃据高位，一时兴起，

也想过把英雄豪杰的瘾头，遂答应刘恭共说樊崇。

更始虽然失势，可毕竟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若其逃遁，终是祸患无穷，既然刘玄肯主动归顺，也不失为尽快收拢关中的手段，最不济也可将刘玄握在手中，省得他游走在外，令赤眉不得安生。樊崇遂准刘玄乞降，命谢禄同去接回长安。

十月，更始随谢禄肉袒自缚诣长安称臣。可当刘玄战战兢兢拜入长乐宫，奉上传国玉玺后，樊崇翻脸无情，欲即刻斩杀刘玄以绝后患。对赤眉来说，一个死了的刘玄才最为稳妥。

刘玄大惊失色，昔日的汉室之主此时还哪里有一丝皇家脸面？连连叩首哭诉乞命。樊崇众将杀人无数，怎会有一丝怜悯？刘恭、谢禄连连请命不为樊崇理会，眼看刘玄被赤眉卫士连拖带拉出了宫门绝命在即，刘恭拔剑在手，引颈怒斥道：“今赤眉得入长安，即成天下之主，众将皆是朝廷重臣，怎可失信天下？若为人得知樊将军行此卑劣手段暗害归顺之人，置赤眉声名如何？”转又哭喊道，“臣实在力不能及，不能保吾主安泰，请得先死！”便欲自刎庭上以谢刘玄。

樊崇一愣，本以为刘恭不过受刘玄恩惠，故相报一二，谁承想刘恭对更始这样一个荒淫失道之主有如此忠心，倒真令樊崇有些意外。对赤眉而言，利字当头，怎会怜惜所谓的声名？杀了刘玄也不过是绝了汉廷余孽反攻奢望罢了，至于信义二字又值几两几斤？可刘恭毕竟是皇帝刘盆子长兄，身份特殊，虽说刘盆子不过是一傀儡玩偶，却是赤眉集结诸部号令天下的关键所在，面上还是要过得去的。见刘恭玩儿了命，樊崇忙上前抢下长剑，从其意赦免刘玄死罪，再封刘玄为畏威侯草草安置。刘恭不依不饶，坚决反驳，以周天子得天下而封商纣后人为宾之事力说樊崇于殿上。论起嘴皮子，十个樊崇绑一起也不是刘恭对手，听得他不胜其烦，虽对刘玄没有多少好感，还是以先前所许长沙王爵封之，反正又不会真放刘玄就国，暂且图个耳根清净也好，又封刘恭为宁式侯，以示赤眉宽宏。

刘玄对刘恭感激涕零，当初也未必对刘恭有多么任重，不过是为拉拢赤眉而对其礼敬有加，甚至自降身份称为兄弟，可待樊崇众将反出洛阳后，刘玄盛怒之中几乎要从张卯之言杀刘恭泄愤。虽然强忍怒意留下刘恭性命，可也对他冷眼相对，以至于刘恭在长安过得并不如意，甚至在绿林和新兴贵戚的嘲弄凌

辱中低眉顺眼，何曾想到今日众人皆叛，唯独这不起眼的刘恭忠贞不移保全自己，刘玄心中既是感动又是悲凉。皇宫已为樊崇众将所占，刘玄也无住处，刘恭怕外面兵荒马乱，万一被乱兵误伤性命就悔之晚矣，遂与刘玄共寄住谢禄府上，好歹有个安身之处。

第三十四章 赤眉杀降弃长安，光武平乱河北平

得知刘玄归降赤眉的消息后，刘秀心中感慨万千，不可一世的更始皇帝竟落到如此境地，须栖身贼营方能保全性命，颇令人有些同情。遂传檄天下：“更始荒淫无道，乃有今日之败，愧对列祖列宗，无颜见天下州郡，然有灭莽复汉之功，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贼众敢有戕害者，罪同大逆。”倒不是刘秀妇人之仁，更始握在赤眉手中，生死岂是刘秀左右？此举不过借厚待刘玄之名赢得关中士族百姓的支持罢了。又命邓禹速速进军，务必从赤眉手中夺回长安。

然而邓禹却言：“今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其势正盛，然盗贼了无长远之计，吾料赤眉必难坚守。不若舍其锋而徇北境，取粮谷以自强，待赤眉有变，再攻长安不迟。”遂兵发西北，夺取上郡、北地、安定三郡，渐对长安成环围之势。虽说邓禹的确征集到大批粮草，只是大军疏于征伐，在关中紧张局势中懈怠下来，渐渐人心慵散，安逸的种子在个别人心中生根发芽，不为抵御外敌，却为争权夺利而相互仇视了。

而赤眉入主长安之后，关中纷乱之势愈演愈烈。当初刘玄迁都长安之时，日益荒淫无道，虽任用奸佞小人，肆意鱼肉百姓，可长安尚算安稳，农耕商贾并无荒废，百姓也还有活路。然而赤眉大军开入长安，完全成了另一幅光景。

赤眉诸部自樊崇以下，多是大字不识几个，更谈不上治国理政之才，徐宣就一狱吏出身，粗知《易经》，便在诸将之中以学见长，乃至推为丞相。这群杀人不眨眼的赳赳武夫占据长安，又哪能奢望太平无事？众将初入长安之时，便已大肆抢劫一番，城中商贾先遭张卯之祸还未喘息过来，复遭赤眉之劫。家破人亡司空见惯，整个长安城冷冷清清，惨遭凌辱至死的妇女、稍有反抗身遭屠戮的男子，如垃圾一般随意弃于大街小巷，好在天气渐凉，未引发瘟疫，可恶臭仍充斥着整座都城。